

1881至1914年东欧犹太移民潮对 英国犹太族群的社会经济影响

王本立

(苏州科技学院 人文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9)

[摘要] 1881至1914年,约15万东欧犹太移民落户英国。从人口情况看,它使英国的犹太人口实现了惊人的增长,也改变了英国犹太人口分布的发展趋势。从职业情况看,它使英国犹太人原来趋于分散或多样化的总体就业取向发生了逆转。从组织情况看,它使英国犹太族群原有的一体化局面受到强烈冲击。不过,与此同时,英国犹太族群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开始了新的一体化进程。移民固然使英国犹太族群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但变化中的英国犹太族群也正在并且必将改变他们。

[关键词] 犹太族群;移民;原住民;人口;职业;组织

[中图分类号] K56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3492(2010)04-0181-05 **[收稿日期]** 2009-11-22

[作者简介] 王本立,苏州科技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

[基金项目] 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科基金项目“19世纪以来的英国犹太社团研究”(07SJD770004)及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英国犹太社会团研究(1815-2005)”(08JC770016)的阶段性成果。

1881至1914年,由于不堪忍受贫困和沙俄的政治与社会迫害等原因,数以百万计的东欧犹太人渐次告别故土,纷纷涌向西欧国家、大西洋彼岸和巴勒斯坦等地,从而引发了犹太民族史上的又一次大流散,特别是开启了犹太民族中心由欧洲向美国和巴勒斯坦转移的历史进程。在此期间,约15万移民落户英国,使规模原本很小的英国犹太族群在许多领域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本文从社会及经济的视角,分析由东欧犹太移民潮引发的英国犹太族群的主要变化及其趋势。

一

从人口情况看,由于大约15万移民的加入,也由于移民极高的生育率,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际,英国的犹太人口从移民涌入前的大约6万人猛增至大约30万,实现了惊人的增长。这可以说是东欧犹太移民给英国犹太族群带来的最为显著的影响。

和以往的犹太移民一样,1881年以后移居英国的东欧犹太人也是以伦敦为最主要的存身之所。根据恩德曼的说法,选择在伦敦定居的东欧犹太人大约占其总数的60%-70%。在伦敦,他们又主要汇集于东区,特别是斯特普尼选区的白色教堂区。据估计,1881年,伦敦东区有35000名犹太人,到1914年时,其数字已超过15万。正是由于这种增长,伦敦成了当时仅次于纽约和芝加哥的东欧犹太人第三大移民中心。除了伦敦,东欧犹太移民在英国的主要去向是利兹、曼彻斯特和利物浦,此外还有伯明翰、纽卡斯尔、格拉斯哥等。

虽然半数以上的移民选择了伦敦,但不足半数的移民也

给地方犹太人口带来了相当可观的增长。据杰弗里·奥德曼的估计,1881年的时候,地方各犹太社团的人口总数仅为2万人。可是,到一战前夕,这一数字已上升为10万。相比之下,这是个比较保守的数字。因为,另据鲁宾斯坦以1851年和1914年的情况为对比所做的比较详细的估计,1851年,利物浦的犹太人口为2500个,曼彻斯特为2000个,伯明翰为750—1000个。如果把苏格兰(250—350个)和爱尔兰(150—200个)包括在内,地方犹太人口的总数约为15000个。到1914年,地方犹太人口总数已升至12万,其中曼彻斯特3万,利兹2.5万(1851年时预计为100多人),利物浦7500,伯明翰5000,纽卡斯尔3000,格拉斯哥6500(1851年时不超过200人)。由此观之,1851—1881年,地方犹太人口在总数方面变化不大,但是在1881—1914年实现了飞跃性的增长。其中最快的增长发生于利兹、曼彻斯特和格拉斯哥等城市。

随着东欧犹太移民的陆续定居,英国出现了延续至今的6大犹太中心。这6大犹太中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人口,如果以恩德曼提供的数据为准,按大小顺序依次是:伦敦,18万人;曼彻斯特,3万人;利兹,2万人;利物浦,8000人;格拉斯哥,7500人;伯明翰,6000人。其中前3个城市的犹太人口之和占英国犹太人口总数的80%,后3个城市的犹太人口之和占英国犹太人口总数的7—8%。曼彻斯特、利物浦和伯明翰曾是19世纪中期的3大地方犹太中心,利兹的犹太人口在70年代末也已突破了2000人。因此,在一战前夕,如果说这4个城市是保持了它们的中心地位的话,那

么,格拉斯哥的中心地位则是在 1881 年以后才逐渐形成的。

从以上不难看出,东欧犹太移民虽然以其庞大的数量使英国犹太族群发生了一次人口革命,但由于他们大多选择已有犹太社团存在的城镇定居,所以并没有使英国犹太人口的布局发生太明显的变化。如果说有什么明显变化的话,那就是他们一时间改变了英国犹太人口分布的发展趋势。1881 年之前,英国犹太族群的人口分布呈分散趋势,并突出地体现为伦敦等重要犹太中心的犹太人口从老居住区向郊区的迁移。然而,在极短时间内以极大的数量涌入极少数区域的东欧移民却使这一趋势发生了逆转。因为,无论是在伦敦,还是在其他各主要地方犹太中心,移民的汇集之地仍然是犹太人的传统居住区,如伦敦东区等。而且,由于东欧移民的数目太大,居住又过于集中,所以,他们给英国犹太人口造成的集中程度比以往有过之而无不及。

当然,物极必反,在人口加速集中的同时,为了缓解由于这种集中造成的各种巨大压力,人口分散化的进程也悄悄开始了。比如,在一战爆发之前,伦敦东区的部分犹太移民已经开始从这里迁出。再到一战时期,这场迁出运动又因战争促成的其他地区服装业的繁荣而加速了。^⑩这也意味着,在东欧犹太移民的大规模迁入随着一战的爆发而结束之后,英国犹太人口的新一轮也是必要的分散化进程也开始了。

二

从职业情况看,东欧犹太移民使英国犹太人原来趋于分散或多样化的总体就业取向发生了逆转。这是因为,东欧犹太移民虽然数量庞大,但是就业渠道却过于狭窄,只局限于相当有限的几种职业领域,如制衣、制靴、制鞋、制帽、家具、烟草和街头贩卖等。^⑪以 1901 年的统计数字为例,在男性东欧犹太移民中,大约 40% 的人是成衣工,大约 12 - 13% 的人是制靴工和制鞋工,另有大约 10% 的人从事家具制作,并且以制作橱柜为主。^⑫不难看出,在有限的几种行业中,仅广义上的服装业就集中了一半以上的劳动力。可见他们的就业选择面是何等的狭窄。

当然,以上只是就大致情况而言的。具体说来,一方面,移民的职业并不稳定,而是具有相当大的摇摆性。另一方面,犹太人在各地的从业情况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依照恩德尔曼的说法,移民的职业可以分为两大类。其一是零售业,如店铺经营、典当、街头和市场贸易等。其二是小作坊制造业,如前文已经提到的服装、家具等行业。与以往的移民相比,在东欧移民中专门从事零售业的人只是不足其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的少数。在伦敦的东欧移民当中,零售业的从业者所占的比例更小。不过,由于失业情况频频发生,阶段性的失业者往往会临时加入虽然收益更小但有望糊口度日的街头和市场贸易。从这个意义上讲,在移民工人和移民商贩之间并不存在固定的身份界限,因为一些移民既是工人又

是商贩。至于什么时候当工人,什么时候做商贩,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气候的凉热。与伦敦相比,在地处英格兰中部、北部、苏格兰和威尔士的各犹太社团,移民从事零售业的情况比较普遍。以 1891 年格拉斯哥的高巴尔斯 (Gorbals) 为例,在东欧犹太移民当中,从事街头贩卖的人多达 35.2%,另有 13.4% 的人则做经销生意或经营店铺。也就是说,在这里,接近半数的移民靠小生意维生。即使如此,从事成衣加工的人也还是多达 33%,另有 13% 的人从事香烟和镜框制作等。至于伦敦,在 1901 年的时候,几乎三分之二的男性东欧犹太移民集中在服装、鞋类和家具这三个行业,其中从事成衣加工的人差不多占其总数的一半。在利兹,从事成衣加工的移民在其总数中占有更高的比例。以 1891 年的数字为例,在成年移民当中,成衣工的比例高达 72%。直到 20 世纪 20 年代,在当地会堂结婚的男性东欧移民中,仍有 62% 的人如果不是成衣工,就是与成衣加工相关的职业者。^⑬除了上述的一些主要职业,移民也可能从事其他一些职业,如煤气装修、住宅油漆、铁器铸造等,甚至也有在钢铁厂集体从业的情况。^⑭不过,就整体而言,从事这些职业的东欧犹太移民是很少的。

因此,依照职业特点,基本上可以把在英国落户的东欧犹太移民分为两类,一类是小生意人,另一类是小作坊工人。虽然这两者之间的界限往往并不清晰,但是可以肯定地说,移民中的大多数属于后一类型。而无论属于哪一种类型,在当时的英国都只能算是很低层的职业。不仅如此,小作坊还是工作条件极其恶劣、压榨程度极高、与当时英国的反移民运动密切相关的血汗工场。而移民们之所以主要汇聚于这两类职业,主要有以下两点原因。

首先,这两类职业是他们移居英国之前的主要职业。由于在东欧国家平时广受排挤,大多数东欧移民与技术行业无缘,在来英国之前不是小商小贩就是小手艺人,来自大工厂者很少。^⑮以 19 世纪末期俄国的栅栏区为例,有一半的劳动力为手艺人 and 工业劳动者,他们主要从事制衣和制鞋业。另有将近三分之一的劳动力为生意人。而根据 1895—1908 年伦敦东区犹太贫民临时收容所的记录,在它收容的大约 9000 名东欧犹太移民中,据自称,有 29% 的人是成衣工,11% 的人是制靴工和制鞋工,8% 的人是木匠,还有 23% 的人是生意人。^⑯很显然,这两组数字都与东欧移民在英国的实际从业情况基本吻合。这足以说明,东欧犹太移民在定居英国后基本上保持或沿袭了他们原来的职业,甚至可以说他们把自己的职业带到了英国。

其次,当时英国的经济状况为他们从事原来的职业提供了某种程度的便利。如果说移民原来的从业习惯决定了他们即使是在新环境下也更倾向于从事他们所熟悉的职业的话,那么,他们能否这样去做同时还取决于新环境是否能够

给他们提供这样的条件。诚然,在他们来到英国的时候,正好赶上了英国经济紧缩的年份,就业竞争激烈,失业现象严重。不过,对既贫穷又没有其他技术的东欧犹太移民来说,这样的情况反倒一方面使他们在很大程度上除了从事原来的职业,别无其他选择,因为在其他行业,特别是技术行业,他们不可能有什么竞争优势。另一方面又使他们在就业方面具有更强的竞争力,因为贫穷使他们不可能像当地人那样对工作条件和报酬斤斤计较。而且,英国的某些行业,特别是他们最擅长的服装业的市场需求和技术状况也为他们从事原来的职业提供了较好的机会。比如说,女式服装、男式大衣和外套等是东欧犹太移民颇为擅长的项目,而19世纪后期英国女式服装需求的上升——女性社会自由的增加,交通运输的革新、特别是自行车的大量使用等,使女性外衣、裙子和西装的需求渐长——无疑给他们提供了大显身手的机会。^⑧再比如,从19世纪80年代末开始,在英国的服装业,机器生产基本上完全取代了手工缝纫。而机器生产意味着妇女和东欧犹太人这样的廉价劳动力比一般的英国男性劳动力更受青睐。正因为如此,英国服装业的从业人员起先主要是本土的男性,后来逐渐以女性为主,再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又几乎是清一色的东欧犹太移民了。^⑨也就是说,东欧犹太移民不仅以服装为主要职业,而且基本上垄断了该行业的就业。这一点无疑强化了包括英国犹太原住民在内的英国人对这帮外来户的关注和抵触情绪。

使英国人、特别是那些社会观察家们更加无法容忍的,则是东欧犹太移民对英国血汗工场的恶性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诚然,东欧移民对英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比如,在服装领域,一方面,他们带来了一些革新措施,其中最为显著的是,为了在节省劳动和简化任务的同时加快生产节奏,他们采取了细化劳动分工、即每个工人只完成一道工序的办法。依靠这一办法,他们不仅达到了以较低成本换取产出增长的目的,而且为英国服装业的革新打下了基础。另一方面,随着他们的到来,原属俄国和波兰的服装生产大量转入英国,增加了英国的出口贸易。^⑩再比如,在烟草领域,随着东欧犹太移民的大批到来,至80年代后期,犹太人几乎包揽了英国的雪茄制造业。而在此之前,这一行业中的犹太人只占很小的比例。^⑪但是,他们所从事的加工业或制造业基本上都是在被称作血汗工场的小作坊里进行的。这些小作坊是转包合同和外作制的产物。由于发包人一般只负责提供原料和计件支付报酬,并不提供固定或正规的劳动场所,所以作坊通常就设在一些工人家中或其他极其简陋的秘密场所,如阁楼、地下室、里屋、马厩、棚屋、仓库等。唯其如此,这些小作坊具有以下三个明显的共同特征。其一是数量众多。在东欧犹太移民所在的主要区域,这样的小作坊往往数以百计。在80年代后期,伦敦的小作坊已经超过

了1000家。其二是规模极小。以伦敦东区为例,据1888年的一项官方调查,仅在白色教堂区方圆不到1平方英里的区域,就有571家制作男外套的小作坊,其中工人数量在10人以下的作坊占总数的70%以上,而工人数量在25人以上的作坊不足总数的3%。其三是条件极其恶劣。由于在选址方面因陋就简,在管理方面无章可循,大多数小作坊不仅空间狭小、光线阴暗、密不透风,而且垃圾成堆、臭气弥漫,极不利于工人的身体健康。据利兹官方在1891年所做的调查,在当地182个犹太人住宅小区的660家小作坊中,301家通风不良,226家工作间脏乱,180家厕所污秽,59家没有任何排水设备,55家根本没有户内厕所。而在这样的场所里,工人们通常每天要工作14-18个小时,其身体往往会受到不可康复的损害。至于他们的报酬,则由于移民的持续涌入和竞争的不断加剧,始终维持在很低的水平。^⑫所有这些,不仅引起了一些社会改革家、新闻记者、政治家和公共卫生官员的关注和谴责,而且最终惊动了英国政府,成为展开移民调查和酝酿移民法的重要原因和动力。

东欧犹太移民的庞大数量和从业特点,也极大地改变了英国犹太族群的社会结构。在19世纪80年代以前,从伦敦到整个英国,犹太人的社会结构不仅主要体现为中产阶级化的演变特点,而且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在东欧犹太移民大规模涌入英国之际,贫穷阶层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已从50年代初的一半以上变为一半以下,中等阶层则从50年代初的三分之一发展为大约二分之一。^⑬可是,随着东欧犹太人的蜂拥而至和落户,这一结构发生了急剧的改变。由于犹太移民的数量远远超过犹太原住民的数量,移民内部贫民的数量又远远超过中上阶层的数量,从而使英国犹太族群的社会结构从以中产阶级为主的橄榄形结构再次回到以下层阶级为主的金字塔形结构。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东欧犹太移民中的大多数人是小作坊工人,这又使下层犹太人乃至所有英国犹太人当中出现了一支令人瞩目的无产阶级队伍。^⑭这一情况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也意味着规模急剧扩张的英国犹太族群,需要再花几十年的时间,才有望在社会结构上重现以往的成绩,然后在此基础上继续前进。

三

从组织情况看,东欧犹太移民的到来也使英国犹太族群一体化程度原本较高的局面受到了强烈冲击。这主要表现在:

一方面,伦敦犹太社团和地方犹太社团的关系不再像当初那样紧密。在以往,由于自身规模太小等原因,地方犹太社团没有独立的社团机构,它们通常依附于伦敦的大犹太会堂(the Great Synagogue)。^⑮双方的关系可以说相当密切。可是,随着移民的到来和人口的大幅增长,一些城市——如利兹、曼彻斯特、利物浦、伯明翰、格拉斯哥等——的犹太社团

增强了独立性,不再完全依附于伦敦犹太社团,曼彻斯特和利兹的犹太社团甚至建立了自己独立的社团机构。^④

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就全国范围而言,由于移民有自己独立的建构和组织,很自然地出现了犹太原住民社团和东欧犹太移民社团两个营垒。早在 19 世纪 70 年代,早期的东欧犹太移民已经在组织方面对犹太原住民构成了相当大的威胁,而著名的联合会堂 (the United Synagogue)正是为化解其威胁而建立的。^⑤如果说当时东欧犹太移民在人数方面还处于明显劣势,在组织上也不足以同犹太原住民抗衡的话,那么,从 1881 年起,随着东欧犹太移民的大规模涌入和人数优势的取得,情况有了很大的不同。移民在英国落户以后,相继建立了一系列属于自己的机构和组织,如意第绪语和希伯来语报纸、互助会、工会等。更重要的是,他们不仅相继建立了许多小会堂,^⑥而且以此为基础,于 1887 年组建了一个相当于犹太原住民的联合会堂的组织,即伦敦会堂联盟 (London Federation of Synagogues,通常简称为 Federation of Synagogues,即会堂联盟)。^⑦无怪乎有人曾经指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英国事实上存在着两个犹太社团,一个是说意第绪语的东欧犹太移民社团,另一个是和他们比邻而居的英国犹太原住民社团。^⑧

尽管如此,双方并没有就此形成完全对等或平行的关系。这是因为,虽然在犹太移民和犹太原住民之间存在着诸多的差异和分歧,但他们毕竟都是犹太人,甚至大多是阿什肯纳兹犹太人。这种天然联系意味着,只要他们走到同一个国度,他们就是一个共同体,即随着移民的到来而扩大了英国犹太族群。相应地,在这个共同体中,必然存在着双方的整合问题和以谁为主实现这种整合的问题。而在这样的问题上,犹太原住民社团明显处于主导地位。

这主要体现在,一方面,犹太原住民能够有意识地利用自己的组织机构和财富优势,对移民进行较为成功的社会控制。原住民对移民的社会控制,可以说伴随移民进程始终,并且通常以原住民借助其慈善机构,对移民实施救助和遣送等形式体现出来。^⑨这主要是因为,东欧犹太移民虽然人数众多,但他们毕竟是外来户,而且大多数为需要救助或不受欢迎的贫民。就连前文提到的移民的联合组织会堂联盟,从实际情况看,与其说它是移民的独立组织,还不如说它是犹太原住民拉拢、控制和同化移民的工具。这是因为,作为它的创建者、方针制订者和早期资金的主要提供者,塞缪尔·蒙塔古不仅是原住民当中的富豪,而且是原住民宗教体制的忠实维护者。他之所以创建会堂联盟,是因为作为一名非常正统的犹太教徒,他希望在不至于妨碍族群团结和聚合的前提下,能以这种方式保留小会堂,以维护移民宗教的正统性,进而在宗教方面重振英国犹太族群。^⑩另外,作为会堂联盟的常务主席,蒙塔古不仅为它提供资金、监督其日常事务,而

且在使混乱的小会堂秩序化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从而也在不知不觉中把它们的成员导向了英国化的进程。^⑪

另一方面,犹太原住民把移民长期排斥在英国犹太族群的主要管理机构之外,从而确保了自己在英国犹太族群当中的主体地位和优势。^⑫原因是,面对在人数上很快超过自己的东欧犹太移民,英国犹太原住民的领导们坚持认为,尽管移民在数量上占据优势,但犹太族群的主导权必须完全掌握在犹太原住民手中。而至少在移民运动结束之前,他们的确做到了这一点。^⑬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直到 1914 年,全体英国犹太人唯一的官方代表机构英国犹太人代表委员会^⑭仍然由犹太原住民把持。^⑮

由此可知,东欧犹太移民的蜂拥而至,固然使英国犹太族群原有的一体化局面受到强烈冲击,但与此同时,从总体发展趋势看,犹太人潜在的民族认同感,东欧犹太移民的外来身份和经济劣势,以及犹太原住民的积极努力等,都实际上使英国犹太族群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开始了新的一体化进程。只不过,这一进程是由原住民主导的,并且在当时体现着他们自己的意志。移民固然使英国犹太族群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但变化中的英国犹太族群也正在并且必将改变他们。

注 释

Andrew Godley "Enterprise and Culture: Jewish Immigrants in London and New York, 1880 - 1914."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54. 2 (June 1994): 430; Stuart A. Cohen "How Shall We Sing of Zion in a Strange Land? : East European Immigrants and the Challenge of Zionism in Britain, 1897 - 1918." *Jewish Social Studies* 1. 2 (Winter 1995): 101. 此外,还有 10 - 15 万 (W. D. Rubinstein *A History of the Jews in the English - Speaking World: Great Britain* Macmillan & St Martin's, 1996. p. 95) 和 12 - 15 万 (如 Peter Stansky "Anglo - Jew or English/British? Some Dilemmas of Anglo - Jewish History." *Jewish Social Studies* 2. 1 (Fall 1995): 169; Todd M. Endelman *The Jews of Britain, 1656 to 2000*.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p. 29) 等说法。

"England." *Encyclopaedia Judaica* Vol. 6. *Encyclopaedia Judaica* Jerusalem: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71. p. 758; Lloyd P. Gartner *The Jewish Immigrant in England, 1870 - 1914*. London and Detroit, 1960. p. x; Todd M. Endelman *The Jews of Britain, 1656 to 2000*.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p. 130.

^{⑭⑮⑯⑰} Todd M. Endelman *The Jews of Britain, 1656 to 2000*.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p. 129 - 136.

Alan Ereira *The People's England* London, Boston and Henley: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1. p. 192.

Shaman Kadish "Bolsheviks and British Jews: The Anglo - Jewish Community, Britain and the Russian Revolution." *Jewish Social Studies* 50. 3 - 4 (Fall 1988 - 1993): 240.

P. J. Waller *Town, City, and Nation: England, 1850 - 1914*.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26.

^{⑪⑫⑬⑭⑮} Geoffrey Alderman *The Jewish Community in British Poli-*

tic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3 p. 51, 54 - 55, 60, 89.

W. D. Rubinstein A History of the Jews in the English - Speaking World: Great Britain Macmillan & St Martin's, 1996 p. 103.

⑬⑭ "England " Encyclopaedia Judaica Vol 6 Encyclopaedia Judaica Jerusalem: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71. pp. 758 - 759; V. D. Lipman "The Victorian Jewish Background " Victorian Jews through British Eyes eds Anne and Roger Cowen London and Portland, Oregon: the Littman Library of Jewish Civilization, 1998 p. xvi

⑫⑬⑭ Michael Ball, and David Sunderland An Economic History of London, 1800 - 1914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pp. 52 - 53, 306 - 307; V. D. Lipman "The Victorian Jewish Background " Victorian Jews through British Eyes eds Anne and Roger Cowen London and Portland, Oregon: the Littman Library of Jewish Civilization, 1998 p. xvi

⑮⑯⑰⑱ Geoffrey Alderman Modern British Jew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8 p. 121, 8, 103, 152.

⑲ Catherine Jones Immigration and Social Policy in Britain London: Tavistock Publications, 1977. pp. 70 - 71.

⑳ James A. Schmiechen Sweated Industries and Sweated Labour: The London Clothing Trades, 1860 - 1914 London and Canberra: Croom Helm, 1984. pp. 30, 34, 27, 104.

㉑在当时的伦敦,共有4座有重要影响的犹太会堂。它们分别是:塞法迪犹太人的贝维马克会堂(Bevis Marks)和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的大犹太会堂、汉堡罗会堂(the Hambro (Hamburg) Synagogue)和新会堂(the New Synagogue),分别建于1701、1690、1706和1761年。能对全国犹太人构成影响力的,是其中的大犹太会堂。这是因为,其一,在整个英国,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占大多数,且遍布全国各地,而塞法迪犹太人不仅数量很少,而且其分布基本上只限于伦敦一地。其二,在三大阿什肯纳兹会堂中,大犹太会堂不仅历史最久,而且影响也最大,就连后两座会堂实际上也是由它派生而成的。长期以来,地方犹太社团和伦敦犹太社团之间是一种从属关系。19世纪末,地方犹太人不仅数量少,而且在基础结构和人事方面享有很小的权利。在建成社团之前,地方上的犹太人就分属于某一伦敦会堂,而且一般都是大犹太会堂。在建成社团之后,他们仍保留了对前者的忠诚。特别是,由于地方上有学者奇缺,他们也只能寻求伦敦拉比的指点。因此,大犹太会堂的拉比可以说是全英国犹太人事实上的精神领袖。(See "England " Encyclopaedia Judaica Vol 6 Encyclopaedia Judaica Jerusalem: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71. p. 754; Cecil Roth A History of the Jews in England 3rd e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4 p.

231)

㉒仅以伦敦为例,1853年只有3个属于东欧犹太移民的小会堂,但是到了1870年,东欧犹太移民小会堂的数目已不下于40个。这些会堂一方面引走了众多原属于各大会堂的会众,另一方面又在其他许多方面影响着它们的运作。在这种情况下,大犹太会堂终于决定同很早就提出过合并建议的其他两大会堂组成联合体,以应对严峻挑战,力图把英国犹太人——严格地说,是英国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置于一个统一的宗教管理机构之下。1870年,联合会堂应运而生。到70年代后期,它已拥有10个成员会堂。(See Geoffrey Alderman Modern British Jew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8 pp. 86 - 89)

㉓大多数移民是虔诚的正统派,因而拒斥原住民的宗教机构。他们来自拥有自己拉比的自治社团,大拉比的观念令他们感到陌生。他们根本不尊重原住民的大拉比赫曼·阿德勒,因为他们怀疑他的正统性,也公然拒绝他的权威。他们不接受冷冰冰的形式主义,也不喜欢大教堂似的联合会堂,因而建立起了自己的小会堂,以便保持原有的信仰及文化生活方式,保存他们的意第绪语。See Geoffrey Alderman The Jewish Community in British Politic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3 pp. 51 - 52.

㉔Shaman Kadish "Bolsheviks and British Jews: The Anglo - Jewish Community, Britain and the Russian Revolution " Jewish Social Studies 50. 3 - 4 (Fall 1988 - 1993): 239.

㉕关于犹太原住民利用其慈善机构救助和遣送东欧犹太移民的详细,可参阅拙文《1881至1914年的东欧犹太移民潮与英国社会》,《世界历史》2006年第6期。

㉖W. D. Rubinstein A History of the Jews in the English - Speaking World: Great Britain Macmillan & St Martin's, 1996 p. 105.

㉗Lloyd P. Gartner The Jewish Immigrant in England, 1870 - 1914 London and Detroit, 1960. p. 273.

㉘其英文全称最初为 the London Committee of Deputies of British Jews, 成立于1760年12月(See David S. Katz The Jews in the History of England, 1485 - 1850.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6. p. 273),是全体英国犹太人的官方代表机构。自1913年起,其中的London Committee改称 Board (See Geoffrey Alderman Modern British Jew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8 p. 44).

㉙Shaman Kadish "Bolsheviks and British Jews: The Anglo - Jewish Community, Britain and the Russian Revolution " Jewish Social Studies 50. 3 - 4 (Fall 1988 - 1993): 240.

责任编辑:贺永泉]